

通志堂經解

仁12  
6411  
166



附錄  
卷

詩補傳卷第十九

變小雅

逸齊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是詩之序雖不明言所刺之事然首章有念昔先人之語四章有無忝爾所生之語此幽王不能親睦父子兄弟之間有無罪而見誣者故大夫作詩以刺之下篇小弁乃太子之傅所作故專言太子宜曰被逐之事此篇大夫所作是時宜曰必已被誣棄逐有萌故首言鳴鳩猶有羽翰能奮飛刺王不能親睦以自衛也次言螺贏猶能以他物養已子刺王不能養其子也次言春令取其首尾相應



詩人嘗以在原喻兄弟急難意是時王之兄弟亦有見誣被罪者次言桑扈取其不食穀今言啄粟意父子兄弟之間有見誣而易明也古事世遠而失其傳者多矣聖人存之於經有史不及知者皆此類也

宛於彼鳴鳩翰且胡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宛小弱貌小弱鳴鳩猶有羽翰可以高飛至于天王乃不親宗族將不能以自立我心所以憂傷也先人謂宣王也二一人文武也念之王所以能中興者以能夙興夜寐思文施行之今王

殊不能念先人所為也又將墜矣蓋

親親以睦文武之所先也文武為二后猶言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書稱文武聰明齊聖此詩所謂人之齊聖亦非文武不足以當之謂文武非不燕樂也然能温恭自克不為酒困今王乃湛樂無厭昏而不知一意於酒日增月益於是戒當時之君臣各宜自敬威儀天命靡常大福不再可不懼乎魚藻謂武王在鎬飲酒則為可樂幽王在鎬飲酒則將不能以自樂

亦此意也

中原有菽叔庶民采之螟亡蛉零有子螺果贏力負果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螺贏蒲盧也中原有藿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蒲盧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為似續之計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教誨之使之用善以為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言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螺贏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螺贏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

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為螺贏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滿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巢每穴各綴一卵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此皆一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意其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也列子曰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莊子曰細腰

詩有

三

通志堂

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  
 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  
 蛉蜘蛛不生不死以他物之身膏潤滋養其卵而  
 成其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為純雄  
 說文以為無子殆未可信況詩人之意本不謂然  
 訓之者不審爾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  
 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  
 草綬鳥皆名以鷓青黑之莢青黑之鳩皆名以維  
 也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即螺贏也謂當以善  
 養人而成之如蒲盧然乃與詩之意合矣

題大彼脊令

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

題視也視脊令飛鳴首尾相應謂王有兄弟宜知  
 友愛今乃被誣見踈我則日斯邁而月斯征矣王  
 既孤立宜蚤夜勤政無辱於父母也

交交桑扈

戶率場大啄粟哀我填知寡宜岸宜獄

握於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竊脂也傳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今見誣  
 者謂桑扈交交往來循場而啄粟其誣亦易見矣  
 填塞也岸水際也借為犴獄之行亦取岸為濟難  
 有出獄之象故大雅曰誕先登于岸哀我抑塞孤  
 寡之人宜出之於岸乎宜置之於獄乎謂王當察

其誣也王欲察其誣試握粟出以卜之則桑扈何  
 自能食穀粟乎言其易見也填宜訓塞猶言命有  
 通塞塞則不通也桑扈詩或指其性此章是也或  
 指其色有鶯其羽是也說者遂謂有二種其說本  
 之爾雅曰桑扈竊脂鴈鶉剖葦謂竊其肉也桑扈  
 竊脂棘扈竊丹謂竊其色也要之不必言有二種  
 爾雅以竊毛為淺色則竊脂淺白色也而性不食  
 粟好竊人之脂肉然則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實一  
 物耳謂一名有二義則可謂一物有二種則不可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

王既不能察矣則凡溫恭小心之人皆惴惴然如  
 集于木上如臨于深谷慮其顛墜恐懼戒謹又如  
 履薄冰而行也是詩六章一章三章四章五章皆  
 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小弁步于刺幽王也秦子之傳付作焉

自王者家天下嫡庶之分不可亂也故廢嫡立庶  
 未有國不受其患者秦廢大子扶蘇立胡亥晉廢  
 愍懷太子而立惠帝隋廢大子勇而立煬帝皆不  
 旋踵而禍及之故漢高祖欲廢惠帝張良之徒為  
 之謀漢元帝欲廢成帝史丹為之正諫蓋嫡庶之  
 分不正則本一搖而天下震動幽王惑褒姒之譖

黜申后而逐大子宜曰大子之傳作是詩可謂深切矣孟子所謂親之過大者也幽王不能聽卒致驪山之禍豈不為萬世之永鑒哉

弁彼鷺豫斯歸飛提提移是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鷺雅鳥弁樂也斯語辭也提提羣飛也大子被逐自以為不如此鳥遂歎樂彼鷺斯成羣歸飛無矰

繳之患凡民亦莫不善我獨罹于禍於是號于天曰我有何辜而獲罪如此心之所憂言之何益哉

跋跋周道鞠九為茂草我心憂傷乃焉如擣丁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觀

跋跋不舒貌周周之通道也怒思而心動貌疾

猶病也周之不平易也而我行之跋跋然不敢舒者慮其盡鞠為茂草謂國之將亡也憂而

至於傷思之而心動如擣之不寧也假寐謂不脫衣冠而寐永嘆謂長太息也凡憂之狀外則年未

至而先老內則如有病在頭目言其痛切也疾首猶首疾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燭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梓者父母手所植以給蠶食以供器用之物為子孫者見桑梓如見父母心恭敬之而不敢慢然

則人之所常瞻依者惟父母而已毛者指體膚之外裏者指心腹之內今我之生豈不連屬父母之體膚豈不離麗父母之心腹何為父母不我愛必我生之辰所值不善至此也說者曰辰謂六物之吉凶左氏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服虔以為歲星也十二歲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詩人之意未必指此然韓愈亦曰我生不辰月極南斗則古有是言矣

苑鬱 彼柳斯鳴蜩嘒嘒呼有漼于者淵萑丸葦淠淠乎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苑茂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盛也柳茂則陰密而蟬鳴淵深則潤澤而葦盛今我乃不容於父母曾微蟲野草之不如既見棄逐如不繫之舟汎汎於中流莫知所屆心之憂禍雖假寐有不能暇蓋言危迫之甚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雉之朝雝古尚求其雌譬彼壞胡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鹿之奔於山也猶伎伎然舒留以顧其羣雉之鳴於朝也猶知求其偶今王黜妻屏子兀然如病木之無枝何以能自立我為王憂之而王晏然莫知也



相息彼投兔尚或先蘇之行有死人尚或瑾勤之君

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蘊之

相視也行道也視彼兔見迫逐而投人尚或先之

使得避逃行道之間有死人尚或瑾之使不暴露

君子指王謂王乃操心殘忍如此逐其子而不加

卹我心之憂無所告訴惟隕涕而已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宥之伐木倚奇

矣析薪也氏矣舍於有罪予之在矣

疇旅疇也甘也以江也究察也倚倚也杻施也

子猶與也他也何言也人也謂工也言讒言如飲者

長壽也田也在愛故不能舒緩以察之

苟能舒緩而察之則當如伐木者以物倚其巔不

使之妄踣當如析薪者視理施其斧不使之妄破

今既不察矣所以置有罪者之罪而以其罪與之

他人謂讒者宜有罪乃置之不論我宜無罪乃見

棄逐是以彼之罪與之他人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夷由言耳屬燭于垣

表無逝我梁無發我笥我躬不閱違恤我後

莫高於山而人能登之莫深於泉而人能游之戒

王無輕於發言勿謂處高深之地人所不聞而耳

屬于垣牆者已得聞之將投隙而進讒言也然我

已被讒見逐猶以此戒王慮其敗我家事故以逝

梁發笱為喻是我身自不能省閱何暇為後人計也所謂可以怨者如此是詩八章二章三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言之巧者善讒人者也聖人以為鮮仁蓋不仁者乃能巧言故木訥者所以近仁也幽王之朝不能言者則身是瘁巧言者則身處休所謂讒夫昌者

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無罪無辜亂如此火吳憮憮下同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悠悠遠大之貌且語助也憮張大貌已泰此言甚

也大夫傷於讒無所告訴窮而呼天謂我視天為父母而天悠悠遠不可恃故非有罪辜而遭讒口之亂如此張大蓋以天之威怒喪亂既甚我雖畏謹亦不能逃罪辜也

亂之初生僭子始誦合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市沮呂君子如祉亂庶適已

僭進越也誦容受也君子謂王也讒者始進越有言既容受之及其再有言則信之矣王如能不受於其初則亂安得生而又生耶夫讒人者必不仁者也被讒者必仁人也王能知讒者之為不仁加以威怒則亂自速沮矣能知被讒者之為仁人

加之以祉福則亂自速已矣

君子屢

住力

盟亂是用長

丁丈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

孔甘亂是用燂

談

匪其止共

恭

維王之

其

印

恭

此言王不能推誠以待臣下乃君臣相疑至於屢盟此所以亂日益長也如春秋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是也取非其有其名曰盜讒人言人之過亦非其實有過故謂之盜言王既好信盜言此亂之日益暴也盜言可口如甘旨之物故王嗜之而受其亂亦如啖物而不知厭也說文曰燂食也啖或作燂印病也彼為甘言者非止供王之嗜好實能為王之病柰何輕信之哉

奕奕

亦

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

心予忖

七

度

待

之躍躍

他

躄

土

兔

遇

犬獲之荏染采

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

所

之

此二章誨王能定則能應吾心既定則因人之言可以知其心而善否立見矣於是廣喻近譬以曉之四章謂寢廟固為大矣君子所以能成之者以有定制故也故不有定制則築室於道謀豈不潰敗其成哉大道固有序矣聖人所以能定之者以有常理故也苟不遵常理則汨陳五行豈能知彝倫之攸敘哉惟心亦然吾心既定則他人之心吾皆能忖度之讒言豈足惑哉五章謂人有善否躍

躍如兔之狡者小人也。有犬以禽制之，則不能施其狡。必為犬所獲矣。荏染如柔木之弱者，善類也。君子當培植之，則不至於終弱。必能有所立矣。然則善否亦何從而知之哉？聽其言則知之矣。彼往來行道之言，若不足以知其人，也。吾能於心焉而求之，則善否可數矣。善否既明，則巧言者豈能施其辨哉？

蛇蛇以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此意而論人言之善否，不難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人之言其大如此，出自口則可見矣。彼功言者雖如簧之可聽，視其色亦自不能不愧。故

曰：顏之厚矣。傳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之謂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眉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堯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此章深惡讒人以為直可賤耳。無能為也。彼何人斯者鄙薄之也。水草之交曰麋，下濕之地也。無拳無勇者不才無所用也。其居如此，其人如此，乃能主為亂之階梯，誰實使之然哉？況有惡疾，肝瘍為微腫，足為堯，則其所謂勇者亦何所至哉？彼為讒之謀，雖有與之黨者，自謂大而多，然所居乃爾，其徒亦安能眾也。言本無能為特王未悟，故縱其惡。

耳詳味詩人之言形容人之居處人物與其徒  
 黨真丐乞之類也蓋鄙賤人至今多以丐乞呼  
 之疑本諸此是詩本六章句以文義求之當  
 作七章古詩不當專以句之為限其四章五  
 章皆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  
 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四詩皆被讒而作小弁曰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  
 巷伯曰彼譖人者亦已大甚獨何人斯終篇不及  
 讒譖一字而其意則多疑畏如曰不入我門不入

言我不見其身還而不入或取飄風以喻其暴逆  
 或取鬼蜮以喻其陰賊至欲出三物以詛爾斯作  
 好歌以極反側可謂迫切矣蓋小弁三詩皆顯被  
 讒譖故詩人亦顯斥之何人斯之譖乃出於同列  
 之暴公故蘇公陰被中傷初不見其形迹久乃知  
 之正如飄風雖摧敗萬物而風之形終不可見又  
 如鬼蜮之傷人鬼固無形可見而蜮潛伏沙中射  
 人之影人亦不得而見也讒言陰中其實如此說  
 者謂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  
 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詩以絕之不斥暴公  
 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蓋

四百三十二  
言和何卷一八  
甘肅  
交際之道其絕之當如此也既絕矣作為好歌不  
殆於弃言乎蓋君子之過人也仁而不收暴公之  
譖我則喪其大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  
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不能然我豈若小丈  
夫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世本  
曰蘇成公暴辛公也鄭氏謂蘇暴為畿內國名案  
左氏傳曰昔先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  
為司寇今河內有温縣則蘇在東都之畿內蘇公  
疑忿生之後也若暴公未聞有暴國鄭氏以其為  
卿士故曰皆畿內國名亦未足信皇父亦為卿士  
不聞為何國也蘇在春秋稱子蓋卿士兼公官也

滅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  
經暴之云

彼何人斯雖為鄙薄之語然不斥暴公指其從暴  
公老耳亦譎諫之義人心固險如山川難於知矣  
況於小人尤為艱險不可測也梁不必魚梁凡近  
川而居者必設橋梁以便出入下言不入我門則  
門外之橋梁也過我門而不入必其中自有可愧  
者使暴公不譖我爾必入而見我今爾從暴公而  
不我見則蹤迹可疑也意蘇公以被譖而獲罪故  
為是言耳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彥我始者不

如今云不我可

指言二人從行則當時從暴公者二人也必有主  
名不欲明言耳未知二人者誰為我禍亦疑辭也  
我既獲罪爾逝我梁而不入唁我則爾之心異於  
初矣謂其始初與我親厚未嘗如今日不以我  
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  
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逝我陳則不止逝我梁我已聞其聲  
又近矣而不使我見其身意其陰有窺伺蹤迹詭  
秘也於是歎曰爾為此舉固以人為可欺而不愧

也獨不畏于天乎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支 攪我心

飄風暴疾之風也值之者必顛仆摧折然風之所

實不可見今飄風之行何不自北自南而逝我梁

是我適與相值故我心之憂所以攪亂不寧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紀行遑脂支爾車壹者

之來云何其盱況

舍舍車而休也盱張目而望也謂爾行之緩乎乃  
不暇少舍車而見我謂爾行之急乎復有暇而脂  
其車何也我冀爾之一來向其望之勤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美也還而不入否九方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謂爾之往既不入我門矣儻爾之還入而見我則我心平易而無疑矣爾還而復不入則爾之心不得而知果能一來則我心安矣祇安也

伯氏吹壘沈叔仲氏吹簾也及爾如貫古亂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爾斯

伯仲言兄弟也土曰壘竹曰簾謂二器聲之相和也如貫者如繩之貫物相聯屬也蘇公謂我與暴公比肩事主義同兄弟當如壘簾之相和如貫物之聯屬今乃譖我信不我知耳我心實無他當出

壘簾及貫三物以與爾詛盟也說者謂三物犬豕雞也古人詛盟固嘗用此今是詩方取壘簾及貫為喻遂以為詛如指日指河之類豈必用犬豕雞耶詩所不及何必贅也

為鬼為蜮或則不可得有醜土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也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此蟲能含沙射之則皮膚病瘡其陰毒中人與鬼相類二者為人之患人皆不可得而知猶讒言陰中我皆不得而知矣醜媿也媿詐也爾醜然詐為面目與人相視亦自謂人不能窮極其情我所以作此好歌以窮極



爾之反側也曰好歌云者蓋未忍遂絕猶冀其悔而從善不失舊好與歌以評之既作爾歌同意此詩人所以爲忠厚歟是詩八章後二章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寺人古以刑人爲之巷宮內道伯長也疑當時呼被宮刑後爲巷伯故其辭諄復深惡讒人也孔子曰惡惡如巷伯亦言其所惡之甚人所同惡故也姜西今斐匪今成是貝錦被譖人者亦已大甚泰甚侈今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萋斐文相錯貌貝介蟲也其文如錦哆侈于張夫貌箕箕星也其位在南貝錦非錦也以其文成錦也南箕非箕也以其形成箕也喻讒人之誣君子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故詩人深惡其然謂以貝爲錦以其文之近似也而譖人之言亦已大甚言其過於實也以星爲箕以其形之近似也而譖人之言誰與之謀言其巧於誣也

緝立緝七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煩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緝緝相續貌翩翩往來貌捷捷便利貌幡幡反復貌言謀欲譖人以言者其情狀如此故詩人深惡

其然謂爾之譖人相續往來可謂衆多矣豈不可不  
 知戒謹王將悔悟則以爾為不可信而弗聽矣爾  
 之譖言便利反復可謂機變矣其始豈不聽受王  
 將悔悟則必遷其罪以及汝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譖人者以計行而得意故曰驕人好好言其喜也  
 被譖者以受誣而失措故曰勞人草草言其憂也  
 王既不能察於是呼蒼天而告之曰視彼驕人實  
 可罪憫此勞人實無辜柰其彼之譖人者誰與之  
 謀巧於誣罔所以其計得行也

取彼譖人投畀二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  
 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於于畝丘  
 彼譖人者既得意是王終不能察矣無所告訴矣  
 第惡之欲其死耳欲其死者有三豺虎者食人之  
 獸也今獸亦惡而不食有北者司殺之神也今神  
 亦惡而不受昊天者制人之命者也猗倚也天雖  
 甚高由楊園之道倚至于畝丘則可以投有昊矣  
 夏曰昊天望其明也昊天既明必誅之矣辭雖過  
 切乃人之真情詩人惡之甚故無隱辭也楊園畝  
 丘疑周之山名據所見而言或謂如陵則曰陵丘  
 如畝則曰畝丘皆取其高於天為近古人祀天於

園丘亦謂其高則可以致天神之降格封太山禪  
梁父皆此意也

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孟姓也寺人自謂孟子亦後人以子自稱之謂也  
惡之既甚故身任其怨作此詩以告凡百在位之  
君子欲其敬聽不忽為周身之防也善讀古人之  
詩者當以文義求不當拘於章句是詩舊七章今  
以文義分為五章三章章八句一章七句一章四  
句首章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文武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是以天下化  
之民德歸厚此天下俗薄朋友道絕所以刺幽王  
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將懼維予與女汝將安

將樂女轉棄予

谷風之義已於國風詳言之習習飛舞不止之貌  
谷風大谷所來之風也大谷之風迅暴為甚况繼  
之以雨則物之摧敗顛仆者多矣以喻人之處亂  
世震蕩不寧所謂將恐將懼之時也俗既偷薄當  
恐懼之時則朋友相求謂予與汝刎頸相誓及安  
樂之時則轉眼棄我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徒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

樂棄予如遺

爾雅曰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焱說文曰迴風從上而下曰頽迴風從下而上曰焱火谷之風既已迎暴又其勢迴薄從上而下其震蕩又甚矣而薄俗之人恐懼則寘朋友於念安樂則棄我如遺忘而不存省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

祖鬼回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於忘

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風迎暴甚矣惟山崔嵬獨存耳無草不死矣無木不萎矣以喻亂之極無有能自存立者非朋友相助安能至今日今乃忘我前日同患難之大德

而思我前日偶相失之小怨遂至相絕何如其薄也故舊無大故不可棄也以小怨而相絕豈非風俗之薄歟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亦在上之人化之何如耳此詩人所以刺幽王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蓼

六下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文武之役夫亦嘗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矣詩在正雅勞而無怨蓋文武以逸道使民又能知其勞有以勞之所謂說以使民者也非惟文武為然越王勾踐伐吳徇於車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又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

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幽王縱不能為文武能為越王安有蓼莪之詩讀之使人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者乎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呼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

莪匪莪伊蔚射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醉似

莪也蒿也蔚也皆微草也莪名蘿蒿蔚名牡蒿三物華葉稍異耳孝子憂父母不得終養取微草以自喻謂父母生我劬勞至於病瘁而我征役在外如微草然不能報天地之生育詩人以父母比天地所以申言哀哀父母蓋痛之極也曰匪莪伊蒿

匪莪伊蔚蓋憂思亂於中觀瞻眩於外視彼蓼莪然而生者豈莪乎抑蒿與蔚乎其不能報天地生育之恩則與我同也

餅之罄矣維繫之恥息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

父何怙口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餅以行酒壘以盛酒餅資於壘猶子之資於父母也餅之罄竭實為壘之恥猶子之失所實為父母之恥也故孝子自歎命之鮮薄既不得養父母則生不如死也於是推言無父則何所依怙無母則何所倚恃出則銜其憂恤入則無所至止皆以不見父母故不以生為樂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撫我畜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父兮生我言其本也母兮鞠我言其成也拊我畜我拊摩而蓄斂之也長我育我長養而復育之也顧我復我顧視而反復之也出入腹我子出則父母懷於室父母出則懷子於塗也父母之德如天無窮我欲報之豈有窮哉鞠者合其皮而成毬母之糾合其子使有成亦若鞠然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南山喻君飄風喻政烈烈律律猶言栗烈謂其氣

之凜以喻君之暴也發發弗弗猶言感發謂其風之疾以喻政之虐也處暴君虐政之時言凡民莫不善而我獨懼其害不得卒養父母所以為哀痛之極也意作此詩之孝子獨因行役之後父母不存故自言不若凡民也序言不得終養則不存可知矣是詩六章其四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南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在周之東幽王時譚國困於賦役公私殫竭故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其詩自維天有漢以下皆指周室而言蓋小國之視京師猶下土之視霄漢

三百八十八  
故也

有饒蒙簋飨有捄蚪棘七履必周道如砥履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所焉出涕  
此章言周之盛時上下富足不獨京師譚雖小國而賓客饗飨列之簋者亦復饒然而盛其鼎之七以棘為之者皆捄然而長蓋由周室之道如砥之乎如矢之直無賦役偏重之患此在位君子之所行在下小人之所見也今乃賦役無藝偏困東國所以顧視我父母之邦見其蕭然儉陋為之出涕潛然不止也小人或是詩人自謙之辭言己所見如此

小東大東杼直抽逐其空糾糾居葛屨九可以履霜

佻佻徒公子行彼周行戶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救

此章言周室賦斂於東者偏重凡東方諸侯無小無大枵而持緯者抽而卷織者皆為之一空夏葛屨冬皮屨今以糾糾繩繚之葛屨謂可以履霜則儉陋之甚矣而佻佻輕薄之公子蓋指周之貴公子來督賦於譚者方且行彼周之列位而既去復來無有已時此所以使我見之而心病也

有冽列沆軌泉無浸子穫戶薪契契苦寤歎哀我憚

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冽寒也沆泉側出者也穫刈也薪芻也以其可刈

則非大者特薪芻耳謂譚國已困非有大者可取  
 特徵如薪芻者且為寒泉之所浸將至腐敗而為  
 西人所刈穫猶不知止故譚國之人契契然相合  
 而憂不寐而歎皆哀我國之人憚於賦役之多也  
 於是以情告於西人曰爾已刈之薪芻尚可載之  
 而往爾亦當哀我國憚賦役之人而使之息止也  
 意欲絕之使勿復來耳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

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

漿胡鞞犬珮遂不以其長

竊意譚大夫因輸送所賦之物於京師而作是詩

故此章明言東人之子以輸送為職可謂勞矣殊  
 無勞來之禮而西人之子以無其功而享其賦衣  
 服粲粲然鮮明不自知其不稱而無愧赧也於是  
 歷言所見西人往往皆服非所服事非所事心亦  
 無所愛惜且不知厭足也以熊羆之皮為裘居山  
 者之所有也而舟人之子生長於水乃取以為裘  
 所謂服非其服也治百僚之事在位者所任也而  
 私人之子本非在官乃嘗試為之所謂事非其事  
 也釀秫以為酒味亦非薄也西人視之不以為漿  
 而無故輕用之所謂無所愛惜也珮璫以貫玉飾  
 非不美也西人視之不以為長而猶欲更加之所



謂不知厭足也翰翰長貌璫貫玉故作璫或以韋

故作韃或以絲故作縶亦通作遂容兮遂兮是也

維天有漢監古亦有光歧岐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

七襄不成報章皖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

有長庚有採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斂波

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指酒漿維南有箕載翕許其

古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居

譚大夫既以天示視周室故歷取雲漢織女牽牛

啓明長庚天畢而箕北斗以比朝廷在位之人虛

全月蝕詩歷罪星辰蓋本諸此然獨雲漢謂之天

漢畢星謂之天畢者蓋天者所以照臨善惡施行

賞罰也雲漢雖曰昭回于天然其光不能助天之

照臨也畢星雖形如掩兔之畢然其器不能助天

之施行也故維天有漢以下十句當為一章有球

天畢以下十句當為一章其五章謂雲漢既不能

助天之照臨故織女雖歧然而立終日七反駕而

無成文章之實啓明雖蚤升於東長庚雖暮出於

西亦何補於照臨哉其六章謂畢星既不能助天

之師行故箕則見於南而無斂揚糠粃之實斗則

見於北而無挹酌酒漿之實箕載翕其舌反若有

噬於人斗西揭其柄反若有取於東亦何益於施

行哉凡二章所陳皆謂在位之人無有能助王之

照臨善惡施行賞罰者故朝無綜核之政而實惠不及於下以致賦役偏重東人困竭西人驕侈不均不平無所赴愬也是詩本七章以文義求之當作六章其一章二章四章賦也三章五章六章比也

詩補傳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

變小雅

逸齋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周室在位之人以貪而致殘則下國之遠因亂而生怨幽王曾不加卹欲無禍得乎四月次於大東之後蓋大東乃貪殘之實而此詩則遭禍而怨刺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西百卉許具腓芳亂離瘼莫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詩人於一章言四月之正陽至六月火星中而暑  
 退於二章言秋日之淒涼致百卉之搖落於三章  
 言冬日之烈烈而寒飄風發發而疾獨不及春蓋  
 以春氣和暢萬物發育和平之象也夏時炎赫萬  
 物曠乾秋時慘凜萬物凋落冬時隆烈萬物摧毀  
 皆憂虞之象也詩人處亂世而遭禍難如在此二  
 時故一章歎先祖之神今已在天非復人矣何忍  
 我受禍而不知卹乎二章歎遭亂離散於何所歸  
 乎三章歎凡民莫不善我何為獨罹其害乎意作  
 此詩者被禍尤甚故其怨辭若此也腓動也言百  
 卉之搖動如腓然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古人言草木猶言禽獸大司馬蒐田獻禽以祭社  
 則兼獸而言考工記天下大獸五則兼羽者而言  
 然則以栗以梅為嘉卉古人亦通言草木耳梅栗  
 皆嘉卉今乃廢其生為殘賊之物喻君子不遂其  
 生莫知得罪之由也亦怨辭也

相息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何云能穀

視彼泉水亦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之集禍於  
 身何時而能善乎自歎如泉水之無清時亦怨辭  
 也

滔滔土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似以仕寧莫我有

滔滔水大貌江漢滔滔尚能為南國之紀謂使眾水各有所統不至混然無別今王既無綱紀則君子雖盡瘁事國莫知有我者謂其勤惰不分亦怨辭也

匪鶉

徒丸

匪鳶

專以

翰飛戾天

匪鱣

張連

匪鮪

于軌

潛逃于淵

鶉鶉也鳶鷲鳥也其飛則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

其潛則逃于深淵喻君子遭禍不能飛潛無所避也

山有蒺藜

隰有杞楨

夷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枸櫞也楨赤棘也山則有蒺藜隰則有杞楨皆遂其性君子獨不得其所始草木之不如所以作

此歌告哀於時王也自言君子猶左氏傳稱君子曰蓋假君子之言冀王之聽信而改過也是詩八章皆興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大東專言賦之不均此詩專言役之不均以見幽王之時賦役皆不均平賦不均則以傷財而告病役不均則不得養其父母尤為可刺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古憂我父母

凡詩人言南北雖或指所見大槩南言其明北言

其不明蓼莪言南山烈烈猶望其明也陟彼北山則不復望其明矣杞枸杞也以其甘而可食故人多采之喻王如北山而役我多於衆人也然我亦偕士子同從王事耳王事固不可廢敗柰何役我獨多使不得養其父母哉

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溥與普同大而且周也率循也濱厓也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言溥天率土均為王臣而使獨勞也上章既以北山微諷王之不明故此章不欲斥王而曰大夫不均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彭在嘉我未老鮮息我方將旅方剛經營四方

彭彭張大貌傍傍旁出貌四牡方張大言其未息也王事方旁出言其不一也嘉善也以我未老老為善也鮮少也以我方將大為少也旅陳也使我陳力以經營於四方也人臣方少壯有力宜為國家之驅使特以其不均故可刺耳左氏傳庭實旅百杜預以旅訓陳是其證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戶或慘慘七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於掌南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諷

四百  
言和傳卷二十一  
議或靡事不為

此三章皆歷陳不均之事彼則燕安居處此則疲  
於國事彼則息偃牀第此則行役不止彼則深居  
簡出叫號有所不知此則慘慘憂戚劬勞無所辭  
避彼則栖遲於家偃仰自如此則王事所拘鞅掌  
無措彼則湛樂燕飲此則慘戚畏罪彼則出入風  
議專事口吻此則無所不為越其官守同為王臣  
而勞逸不均如此以見明不能察此其所以為北  
山歟說者謂鞅也掌也皆所以拘物謂為王事所  
拘也義亦通是詩六章獨北山為興餘皆賦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玉生

說者以將為扶進此必大夫嘗在下位扶進但在  
上者初不知其小人也既而知之以為污辱故悔  
而作是詩

無將大車祇

支

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疚

禮都

今無將

大車維塵冥冥

莫庭

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古通

無將大車

維塵

難於

今無思百憂祇自重

直用

今

乘車謂之大車國風刺大夫不能聽訟曰大車檻  
檻則大車亦大夫之所乘也車者君子之器故將  
之者以為榮今小人乘之則將之者以為辱曰祇  
自塵兮謂適所以自取塵污也疚病也與小人並  
進其憂非一不可道矣無為徒思祇自病耳曰維

塵冥冥則為塵所昏也頰小明也自歎明不能遠  
 故扶進小人而不知無為徒思不能出于所昏也  
 曰維塵雖兮則為塵所蔽也重猶累也為小人所  
 累則其行重而遲無為徒思不能去其所累也是  
 詩三章皆賦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說者謂幽王日小其明此鑿說也大雅有明明在  
 下而此詩有明明上天故大雅謂之大明小雅謂  
 之小明初無他義其悔仕於亂世則詩辭可見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sub>求</sub>芄野二月初  
 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sub>秦</sub>苦念彼共<sub>恭</sub>人涕

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詩人稱天有三義或以比君之尊或窮則呼天或  
 稱天以命眾大槩比君之尊多美詩也窮則呼天  
 多刺詩也稱天命眾則美刺皆有之此詩謂明明  
 上天照臨下土蓋呼天而訴之也征行也徂往也  
 芄荒遠之地也二月夏正之二月也朔日謂之初  
 吉離歷也言自二月征行於遠地歷寒暑則歲暮  
 矣而猶未得休息所以憂心大苦言其甚也共人  
 謂僚友中溫恭之人勇退而不仕者足以自樂大  
 夫既悔仕而進退不可恐不免禍所以涕泣如雨  
 畏罪罟而不敢去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曷云其還歲聿云莫暮念我

獨今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

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陳生新也上章言初吉下章言方奧皆謂二

月也何時可言歸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庶亦從

事獨賢之意也既自憂憚不暇故睠睠懷勇退之

人而我畏上之譴怒不敢去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於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歲聿

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

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福

方奧謂二月方煖也思歸雖切而王事愈益蹙迫

感歲時之既晚采蕭穫菽各已訖事而猶未得歸

因自悔此誰使之然乃我不知蚤去自遺此憂戚

耳念彼退閑之共人雖起意言欲出宿與之款而

不可得蓋畏王政之反覆而不敢輕出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昌慮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

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是

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此詩大槩與北山相類疑出一人之手北山始歎

從事獨賢其終歷陳或燕燕居息與盡瘁事國之

語此詩亦始歎念我獨兮我事孔庶故後二章遂

歎同列之君子不宜常自安處休息使我獨勞亦



言補傳卷二十一  
三百七十一  
爾朋  
宜靖共以效職正直之是務靖共則無驕慢正直  
則無回邪如此則神將聽之與爾以福祿矣以鬼  
神為言規切之至也已則悔仕又以勉同列蓋賢  
者雖不得志不忘體國斯其所以為忠厚歟是詩  
五章皆賦也

鼓鍾刺幽王也

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為  
作蓋是時毛詩未行故據三家以為言耳此詩列  
幽王眾篇之中不應為昭王也

鼓鍾將將羊七淮水湯湯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  
不忘

幽王飲酒于鎬詩人以為不能以自樂謂其不能  
與民同樂也鼓鍾于淮詩人為之憂心且傷謂其  
不能憂民之憂也說者以史無幽王東巡之事遂  
欲闕其疑竊謂古人之事不見於史者多矣幸而  
見於六經且經聖人之刪取豈不愈於史乎鼓擊  
也將將聲之揚也湯湯溢貌詩人於亂世聞王鼓  
樂之聲反以為憂傷因思和平之世淑人君子鼓  
樂于此與民同之信可思而不可忘也

鼓鍾喈喈皆淮水喈喈皆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  
不回

喈喈聲之衆也喈喈則不溢矣悲亦傷也淑人君

子所以能與民同樂以其德無回邪故也

鼓鍾伐鼗毛古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勅淑人君子其德

不猶

鼗大鼓也水中可居曰洲言水退則洲出也妯心

動而不寧也淑人君子與民同樂其德不若幽王

之獨樂也始言水之溢次言其不溢次言其水之

退以見流連之久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心七

此章雖皆言作樂然謂古之與民同樂如此以明

幽王之不能然也鍾聲欽欽則其聲之可敬也琴

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則其聲之克諧也雅二雅

也南二南也言播此二詩於籥皆不僭亂也幽王

之樂亦古之樂耳聲音未嘗變而聽之者自不樂

耳或謂古樂器有雅墳頌墳雅瑟頌瑟雅箎頌箎

雅簫頌簫獨風無其器謂吹雅於籥可也今乃雅

兼南言之何哉竊嘗考之儀禮乃合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說者謂合金石絲

竹而歌之既言合歌則聲必周旋相應所謂不僭

者如此故周官有敝豳詩敝豳雅敝豳頌之說則

國風雅頌皆可播之管籥矣是詩四章皆賦也

楚茨徐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

四言廿六  
言和作卷三十一  
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章皆記農事蓋周家開國以此幽王不知稼穡艱難忘其本矣故詩人詳舉先王盛時之事以告之信南山之序明言成王之業觀四詩所詠非成周盛時不能如此前二篇言宗廟祖考王者之祭也後二篇言方社田祖農夫之祭也序此篇者推原幽王之亂始由政煩如所謂衆多如雨是也政煩則賦重如所謂困於役傷於財是也故下則人民勞苦生業遂廢田萊所以多荒上則昊天疾威災異薦臻饑饉所以降喪人失其養則民卒流亡神失其依則祭祀不饗君

陶善

子思古以刺之無一辭及亂世之事下三篇亦然非有序以發之人以為正雅矣

楚楚者茨言抽勅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魚黍稷我黍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湯以侑以介景福

茨蒺藜也棘荆棘也此章謂后稷教民稼穡之初凡楚楚茨生之處棘抽發其間在昔何為言無用之地也自后稷教以藝黍稷皆為良田故子孫皆知務農我黍與與相與而生也我稷翼翼相翼而生也大雅曰乃積乃倉此在都者也國語曰野有庾積此在野者也在都者既充盈在野者以億計

則豐饒可知矣於是人君則為酒食以饗祀而報  
先祖之賜禮曰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說者曰  
妥使安坐也尸告飽祝獨侑不拜說者曰侑勸也  
先祖既饗其祀遂介助主人以大福也所謂先成  
民而後致力於神者如此

濟濟子禮踳踳羊七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庚普或

肆四或將祝祭于祊彭蒲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

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自此章而下皆言祭祀之禮容及飲福之事濟濟  
踳踳步趨之容也絜爾牛羊滌牲而芻之也冬祭  
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其皮也亨飪之使熟也肆陳

其骨體於俎也將奉持而進之也郊特牲曰索祭  
祝于祊說者曰廟門曰祊魂氣無不之故裸鬯求  
諸陰燭蕭求諸陽索祭祝于祊求諸陰陽之間也  
如此則祀事甚明備矣其奉先祖可謂大矣於是  
神靈來饗孝孫可謂有慶矣孝孫指主人也主祭  
而鬼神饗之所謂慶也介助以福是乃神之報主  
人也五福莫先於壽萬壽無疆人主之福也神保  
猶言天保楚辭謂之靈保鬼神之稱也

執爨七踏踏七為俎孔碩或燔煩或炙之君婦莫莫

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

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案少牢禮雍人有雍爨廩人有廩爨蓋雍爨以亨  
 羊豕廩爨以炊黍稷踏踏謂執爨者容之敬也俎  
 以載牲體所貴乎孔碩謂其大也豆以共內羞庶  
 羞所貴乎孔庶謂其多也燔炙從獻者也周官量  
 人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說者曰從  
 獻者肉殽從酒也儀禮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  
 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說者謂難熟者近之  
 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后也天子曰  
 君婦餘皆謂之主婦也莫莫靜而敬也言后佐王  
 供豆籩其容如此既祭之後則有歸賓客俎留同  
 姓燕之禮獻酬交錯而不倦禮儀備而卒合於度

笑語洽而卒得其宜此兼賓客同姓而言之也坊  
 記曰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  
 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神既來格來饗故報以介  
 助之福使君萬壽神以是酢君也  
 我孔熯但呼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必蒲芬  
 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機如式既齊既稷  
 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熯乾也人勞則中乾此言奉祀者雖勞而用禮莫  
 有過愆敬之至也善於事曰工於是善於為祝者  
 致神之意以嘏主人徂往也賚予也謂神往賚予  
 孫以福也苾芬者飲食之氣也苾猶言有飴其香

芬猶言有椒其馨此舉牲酒之奉而言之也子孫  
之奉祀馨香如此故神亦好其飲食卜爾以百順  
之福如幾猶言如期謂不遲晚也如式猶言如法  
謂不乏少也既齊既稷備其物也既匡既勅盡其  
誠也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  
明粢實其器以黍稷而執豆籩者皆嚴正而謹飭  
此舉粢盛之奉而言之也子孫之奉祀物與誠兩  
盡如此故神亦永錫爾以皇極之福使億萬斯年  
而不替也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  
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直不

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禮儀既備言禮之無闕也鍾鼓既戒言樂之不亂  
也此祀事既畢孝孫往於位而立矣祝於是告利  
成焉謂致尸意於主人也具皆也言非止一神也  
皇大也尊其尸也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誠敬  
之至如神在也諸宰謂膳夫之屬廢徹諸饌君婦  
親徹豆籩而九嬪之屬贊之也不遲不敢以祀畢  
而慢其事也自是以往可以燕同姓矣故曰備言  
燕私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  
畢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

言補傳卷三十一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此燕私之禮也祭在廟燕在寢故樂具而入奏於  
寢也諸父兄弟既同燕私皆祖考之綏我後人之  
祿也於是既進其穀莫有怨言皆相慶幸醉飽之  
後咸稽首而言謂神既嗜君之飲食報君以壽考  
矣君又能推神之惠及時燕樂禮無不盡者豈惟  
一時之福哉當子子孫孫毋替此福而引長之也  
此同姓稱願之辭是詩六章皆賦也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序言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蓋推  
本而言之自禹能盡力溝洫然後后稷播種之功  
可施是農功自禹始也故魯論有禹稷躬稼之說  
況禹貢成則三壤成賦中邦則所謂丘甸之法亦  
始於禹至成周命司徒井牧其田野而後其法大  
備故孟子謂夏后之賦商人之助周人之徹其實  
皆什一也幽王既慢其經界井地之法漸廢故詩  
人刺其不能疆理天下則成王之業不脩而遂忘  
大禹之功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之昫昫甸原隰曾孫田之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

南山指周之終南而言信之一字謂視南山之田而後信禹之功信成王之業也曾孫指成王也禹言甸而成王言田蓋甸舉其略田言其詳也丘甸之法至成周詳矣言疆理必曰南東其畝蓋田事喜陽而惡陰南東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凡詩言南畝亦取此義或曰南東順地勢及水之所趨義亦通

上天同雲雨于雪雰雰芬益之以霖霖霖木既優既渥既霑足生我百穀

冬日上天同雲言雲四合一色將雪之候也雪欲盛雰雰雪盛貌雨欲微霖霖雨微貌方冬盛雪之

後及春繼以微雨則潤澤浹洽豐年之祥也故曰生我百穀

疆場奕翼翼黍稷彧彧於曾孫之穡以為酒食昇必寐

我尸賓壽考萬年  
 場畔也翼翼形相比貌彧彧色成文貌昇與也言疆場之間黍稷既豐可以為酒食與賓尸獻酬而神報之以萬年之福也亦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

中田有廬居疆場有瓜是剝邦是蒞側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井田之制百畝之田其中二畝半作廬以便田事



而其畔則種瓜以盡地利夫斷壺食瓜本以養農夫今乃剝削淹漬以為菹以供祀事蓋王者之祀貴乎備物大至於玉帛牲牢微至蘋蘩蕝藻無不用也而以瓜為菹又見於此所謂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矣詩人舉至微之物而有取於農夫之瓜亦以見因農事之成而報祭也孔子居鄉黨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以此見古人祭祀物雖薄而誠則至故受福亦厚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營聊清酒取其絜清之義若所謂玄酒是也祀事用鬱

鬯并五齊又有三酒以供諸臣之所酢騂赤色周所尚也乃有鸞貴其割中節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營以升臭也上章言瓜菹因物之微以見其備也此章言牲酒因物之重以見其備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烝進也又冬祭曰烝苾苾芬芬馨香上達也祀事於是明備矣王者之祀既惟先祖之是大則先祖之報必助以萬年之福也是詩六章皆賦也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詩雖為祈年而作而首章言取民食農省耕與  
眊之事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先王之事每  
如此此省耕之詩也

俶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今適南畝或耘云或耔黍稷薿薿起魚攸介攸止烝我  
髦士

俶明也甫大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  
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稅百夫  
其田萬畝此謂一成方十里公田所取之數也歲  
取十千則取民有制矣陳謂委積也計九穀之數  
足國用以其餘共之若遺人之待施惠旅師之平

頒其與積廩人之待匪頒賜之類也食我農人  
則食農有備矣古之大有年乃能為此舉所謂補  
不足是也今適南畝省耕也王者親適南畝見農  
夫之在田或耘謂除其草或耔謂壅其本黍稷薿  
薿然茂盛於是攸介以助相之攸止以休息之烝  
進也進髦士而用之若遂大夫之與眊明其有功  
者屬其地治者是也後世力田之科亦古之遺意  
管仲之治齊也農之子常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  
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而工商之子不與焉蓋  
士出於農古之道也

以我齊資明與我犧許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

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牙稼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齊與粢同稷曰明粢純色曰犧以明潔之齊與純色之羊以祭社稷及四方之神此王者省耕時所見農夫之祭祀也祭祀既畢喜其田之善農夫於是相慶琴瑟並用擊鼓為樂以迎田祖之神以祈甘雨之至以助稷黍之生以為士女之食此皆先王盛時民俗如此王者因省耕見之而喜故詩人思而詠之若王者祭社稷則當用大牢不當用羊王者祭四方則歲徧不當因省耕祭於田間詩人以粢盛犧牲田畝黍稷士女皆王國之人物故以

我言之若必以粢盛犧牲為王之親祭方社則我田亦為王之田我黍稷亦為王之黍稷我士女亦為王之士女可乎理既不通且無王者省耕親祀之禮不可不辨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饋彼南畝田峻子至喜攘如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

農夫克敏

曾孫謂成王也再言曾孫來止詩人樂道省耕之事故再三言之王者省耕見農夫之婦子以酒食餉於南畝見田峻往來其間喜而撰取酒食以嘗其旨否見禾之易治於長畝知其終善而且多於

是成王亦喜其農夫之能敏於田事故無所譴怒也

曾孫之稼如茨徐私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如坻直基如京乃

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稼禾也謂有藁者也庾積穀於野也茨屋蓋也梁車梁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禾如茨之密

如梁之穹庾如坻如京之高於是求千倉廩以財之萬車箱以載之黍稷稻粱既無所不有農夫相

慶於下謂此皆君賜也何以報之神能助君以福至萬年之永乃所以為報也稼庾皆言曾孫與上

章我齊明我犧羊之意同首章王者之施也卒章農夫之報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甫田既言省耕之事大田疑為省斂而作其間雖

及田祖與雨之祝蓋備陳田間之事所謂不穫穉不斂穡遺秉滯穗皆矜寡之所資幽王之時田萊

多荒既不復有此又不能省斂以助不給故矜寡不能自存也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以冉耜做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此章美成王知稼穡艱難留意農事故農夫皆盡

力於南畝以順承成王之意大田非一田多稼非  
一稼也稼之類既多故差別其種戒飭其具豫備  
其事覃利也耜欲其利俶始也四事之始百穀既  
皆播種庭猶庭然言直而明也碩大也謂其立苗  
無邪曲而明白所以苗長而碩大也農夫之治田  
如此凡以順承成王之意不敢鹵莽滅裂故曰曾  
孫是若

既方既臯才既堅既好不稂郎不莠餘去起其螟庭  
騰徒及其蝨莫賊無害我田穉稚田祗有神秉畀炎  
火

方房也謂房甲始生實而未充曰臯堅成也好美

也謂既成之美此皆禾生之次第也稂童梁也禾  
生而不成者莠似苗也似稷而無實者不稂不莠  
謂禾皆善也禾既善矣當去其害食心曰螟食葉  
曰騰食根曰蝨食節曰賊害既去矣雖禾之旁出  
而穉者亦成况其長茂者乎時和歲豐蟲蝗不作  
民不知所自以為田祖有神盡持此四蟲付之炎  
火耳

有滄於萋萋西興雨祁祁雨于我公田遂及我私彼  
有不穫穉此有不斂力穡計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  
寡婦之利  
滄雲興貌萋萋言如草木之茂密也祁祁多也時

雨貴多先公而後私民之言如此謂因雨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實賴君之餘惠也穉謂旁出之幼禾穫不及者穉謂既刈而束不及者遺秉謂失墜而載不盡者滯穗謂折亂而收不盡者先王盛時百穀豐稔農夫力不能盡取故矜寡獲其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禮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曾孫來止謂成王來省斂也見其婦子之饁田畯之喜與耕時無異又所來之方皆見農夫祭田祖之神用騂黑之牲與黍稷之盛以享以祀欲神助君以大福此皆記斂時事也農夫樂若之省斂因

祀而祈君之福忠厚之至也甫田大田皆農夫之祭也說者以方社與禋祀為王者之祭夫方祀之說前篇既辯之矣國語以精意以享為禋凡出於精意固皆可以為禋不必拘以王者禋祀之說騂黑二牲在王者用之則禮有所宜稱農夫田間則騂黑皆可用亦不必拘以王者陽祀陰祀之說況大田卒章方詠婦子之饁田畯之喜不應遽及王者之禋祀學者試思之是詩四章皆賦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洛邑東都也詩言君子至止說者以君子為諸侯

非也自周公成洛邑即朝諸侯於彼以天下之中  
 便於朝會遂為周家故事宣王中興亦復會諸侯  
 於東都幽王居西周諸侯皆不欲朝豈復能脩先  
 王故事臨幸東都講朝會之禮故詩人思古明王  
 至此東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而今不得而見也  
 故以君子至止為言蓋指王者也下言六師即天  
 子六軍又言萬年亦為天子之祝皆不可以美諸  
 侯也序言爵命賞罰蓋天子會諸侯之不可無者  
 不必於詩求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味韞韞  
 有奭許以作六師

詩人思昔日瞻洛水泱泱而深廣天子至此朝會  
 諸侯福祿如屋茨之多天子既至六軍必從之以  
 為扈衛所見韎韞之韜奭然赤色者乃將天子之  
 六軍者也周官凡兵事韞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  
 謂韎韞之跗注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琫必有珌賓君  
 子萬年保其家室

詩人又思天子至此見其佩服之美因祝其萬壽  
 保此王室也鞞容刀之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天  
 子玉琫而珌珌諸侯盪琫而璆珌大夫鐸琫而璆  
 珌士珌琫而珌珌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此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詩人又思天子至此能爵命諸侯則福祿不特在已如茨之多又能同於下因祝其萬壽保此家邦家邦猶言王家王國也是詩本思古明王若三章皆以君子為諸侯則是詩思古諸侯非思古明王也況六師萬年之語可為王者之證先儒特未之思耳是詩三章皆賦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弃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世祿與世官不同世祿謂賢者以其德功臣以其

功皆不當弃絕之宜與之祿使之似續其先人故文王治岐仕者世祿孟子所謂世祿滕固行之者是也世官謂世守其官雖故家巨室其後不能皆賢若槩以祖父之官命之則敗事者多矣故商紂無道官人以世孟子所謂葵丘之命士無世官者是也是詩為小人在位所用皆好讒善佞之徒而賢者功臣之家雖有子孫之賢可以似續其先人者皆不見用故舉古之世祿以刺時之不然裳裳者華其葉湑思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猶裳然取其色之黃故下章言芸其黃又言或



黃或白今唐棣野生於荆棘叢中有黃華者有白華者雖二種實一類最爲茂密故詩人取以喻賢者功臣之家其子孫之賢有如華葉之盛使人見之傾寫向慕國家能用之必致安富尊榮譽處言有美譽可安處也

裳裳者華共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芸華之盛也賢者功臣之子孫有文章如此國家能用之當享天下之福慶言福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洛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或黃或白則二華相間以見子孫之賢者爲多國家能使之乘軒車駕四馬則六轡沃然而華潤足以爲邦家之光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左右不必分爲陰陽吉凶之事詩人旣以賢者功臣子孫謂之之子則卒章所謂君子乃指王者而言謂賢者旣多如此左右取而用之無不可者君子宜之言王者所用得其宜也君子有之謂王者所用爲有人也維其有人是以當使之似續其先人不可弃絕之也是詩四章其一章二章三章皆

比而賦之四章賦也

桑扈

戶下

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自楚茨而下多思古之詩此篇之序雖不言思古其詩皆陳古王者之事大抵序詩者主於發明詩人之意有序所言而詩無之者詩意未盡故也有詩所言而序無之者詩意自顯故也學者要以是而觀之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戶

桑扈竊脂也交交往來貌其羽鶯然有文以喻朝廷之間君臣上下有燦然之文以相接胥皆也君子能與臣下皆樂宜其為天之所福謂有以受之

也君子謂王者也魯僖公與其臣燕樂詩人頌之

曰于胥樂兮亦此意也竊脂之說見小宛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畢

其領亦鶯然有文與羽同也君子能與臣下偕樂宜其為萬邦所屏衛謂有以致之也

之屏之翰百辟壁為憲不戢莊不難受福不那

翰翰也義與屏同或謂屏翰二物以蔽為義翰以翰為義亦皆衛上之意言朝廷既有禮文為天下之瞻仰故萬邦皆知衛上而百國之君必來取法矣戢斂也那多也言自非君臣上下自斂以禮法以為難而不敢忽亦安能受福如此之多也

兕徐履觥橫其觶刺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教萬福來求

此章指陳不戢不難之事夫飲酒者多卒乎亂古

之王者雖設兕觥觶然不用雖飲旨酒而能思柔

順所謂飲酒温克也非自斂以禮法乎為人上者

多失之慢易古之王者必恭儉禮下交際之間無

所敖慢所謂接下思恭也非以為難而不敢忽乎

為君如此則雖無事於求福而萬福來求之矣幽

王之時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是自求禍也是詩四

章一章二章比而賦之三章四章賦也

鴛於表鴛於良鴛下同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

自奉養有節焉

思古之詩多矣而此詩與瞻彼洛矣之序獨謂之

明王蓋交萬物自奉養治己者也賞善罰惡治人

者也治己不明則不能制欲必至於奢侈無度治

人不明則不能知人必至於功罪不分二者雖為

患不同而皆生於不明故序詩者表而出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

戢莊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救摧采

之秣未之君子萬年福祿艾蓋之乘馬在廐秣之摧

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王者之用物多矣前二章獨取鴛鴦以明交萬物

之道王者之自奉亦多矣後二章獨取乘馬以明

自奉養之節蓋鴛鴦物之微者必於其飛而後以畢羅掩捕之則取之不欲其盡故在梁者得以戢翼而安所謂弋不射宿以言其仁也乘馬固將用其力然其未用而在廐則與摧秣而已所謂馬不食粟以言其儉也舉鴛鴦一物而言則不殺胎不覆巢不麝不卵之類從可知矣皆交萬物之道也舉乘馬一物而言則不使禽獸食人之食可知矣皆自奉養之節也明王之仁儉如此詩人何以祝之欲其萬年在位享福之遠罄無不宜耆而艾猶言遐也綏而安猶言宜也說者以摧為莖以秣為粟謂有事則秣無事則莖且國風有刈楚以秣其

馬刈萋以秣其駒之說則秣亦芻耳非粟也但未用在廐姑與之芻已足以見其節詩人本不分無用有用止以摧秣顛倒言之可見秣果非粟也或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此亦足以廣異聞故附其說於後是詩四章皆賦也

頰缺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交際之道惟酒食可以通情接懽暴戾之人於同姓及九族所宜厚者皆不能講宴樂之禮何如其薄也故同姓諸公刺之序詩者目之以暴戾無親

則情不通而懼不接孤危如此可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者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鳥與女蘿力施以于松柏未見君子憂

心弈弈亦既見君子庶幾說悅懌亦

頍者圍項而結之也弁皮弁也賓之初筵謂賓既

醉止側弁之俄此燕而服弁之證也幽王既暴戾

無親徒頍然有弁在首宜燕而弗為然則實維何

用乎既有旨酒嘉殽所當與燕者豈異姓疏遠者

乃兄弟耳非他人也何為弗能燕也薦寄生也女

蘿松蘿也依松柏而生喻同姓依王以有立君子

指王也未見王之燕樂所以憂心弈弈而不定誠

能講燕樂之禮則心庶幾不憂而悅懌矣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

命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何期期於何用也既時謂有時物也具來謂畢集

也怲怲憂盛也臧善也見王之燕樂則庶幾有善

之可望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薦蘇死喪無日無幾居

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在首謂弁徒在首而不知用禮也卓謂盛多也甥  
 舅兼外戚而言也上二章止及同姓兄弟此章則  
 及九族矣九族謂父族四父於五服之內一也父  
 姊妹所適之家二也已姊妹所適之家三也已之  
 女所適之家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家一也母之母  
 家二也母姊妹之家三也妻族二妻之父家一也  
 妻之母家二也暴戾之人始不能燕樂同姓是於  
 所厚者薄也終不能親睦九族則無所不薄矣霰  
 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將雨雪  
 則霰先集王始不親同姓霰集之喻也既而不親  
 九族則雨雪之喻也九族既離則死亡無日矣與

王相見亦無幾也雖然諸公乃同姓未忍絕土也  
 猶冀王因我言而悟即今夕以酒食燕樂復可以  
 收人情而延國祚也卒章寓怨而不畔之意忠厚  
 之至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車牽

胡瞻下同

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

疾妬故

無道並進

讒巧敗

必邁

國德澤不加於民間人思得賢女以配君

子故作是詩也

是詩以褒姒之嫉妬故思得賢女為君子之配耳  
 序詩者極言其事雖是詩所不及考之他詩所詠  
 如師尹而下七子與姻婭皆無道並進之實也如  
 申后見黜太子見逐暴公譖蘇公寺人傷於讒與

夫巧言青蠅之作皆讒巧敗國之實也如大東困於役傷於財如四月之貪殘致禍如北山之役使不均如楚茨之饑饉流亡與夫矜寡不能自存之類皆德澤不加於民之實也略舉數端則序詩者之言初非溢惡而其禍皆始於褒姒之嫉妬則二南無嫉妬致天下被其化而王道成亦非溢美矣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充功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古活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牽韃也在車軸之首以鐵為之無事則脫行乃設之間關設牽聲也季女猶言幼少之女思變然美好之季女欲以此車往而迎之也括會也詩人謂

思彼季女非飢也非渴也望其德音來會於王甚於飢渴耳好友謂左右季女之賢友也言賢女亦不可多得止得季女為王之配亦可用以燕飲而喜樂見其難得不敢望其多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駢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呼報爾無射亦

平林謂平地之木成林也鷓雉屬尾長而肉美語曰四足之美有庶二足之美有鷓蓋庶獸之似鹿者鷓鳥之似雉者碩大也上章言季女以其年之季也此章言碩女以其德之碩也辰時也謂碩女及嫁者以平林喻碩女之處王宮當有美德來教

於王故用以燕樂且有美譽所以中心好之無有厭射也詩人以睢鳩摯而有別喻淑女以鶴之介而有守喻碩女亦類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此章言若果得賢女以配王則人情喜樂雖酒不必旨亦可飲穀不必嘉亦可食雖德之所不及者亦用以歌且舞言思賢女之切惡褒姒之甚也

陟彼高岡析薪星其柞子薪析其柞薪其葉湑思今鮮息我覲爾我心寫兮

此章言求賢女之道也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

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詩人謂陟高岡以斧而析柞薪故能得薪而併取其葉湑然而盛今王欲求賢女亦當有其道如斧析薪然則賢女至矣鮮少也王既不能求賢女使我鮮見之所以心傾寫而不能已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非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此章言慕賢女之深也仰言瞻也景言大也山之高者人必仰而瞻之行之大者人必效而行之詩人以高山喻賢女之行謂其行之大可使天下效而行之故四牡欲騑騑而疾六轡欲如琴之調往



迎此賢女以配王且言使我得見王之新婚此賢女則足以慰我心之憂矣亦惡褒姒之深故為此言也嗚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特善也惟惡亦然大姒不妬忌天下化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褒姒嫉妬天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故易言正家而天下定禮言欲治國先齊其家聖人詩首關雖其旨深矣是詩五章一章三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青蠅

餘仍下同

大夫刺幽王也

幽王好信讒故詩人屢刺之聖人亦存其詩不一而足以見其深可惡亦深可戒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

煩

豈

開

在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

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

棘

土

讒人罔極構

古

我二人

青蠅善污物白者點以黑黑者點以白真讒人變亂是非之喻也又其終日營營往來在人衣冠几席間驅去復還讒人態度其實如此故詩人詎其遠止于樊樊藩也曰棘曰榛亦為藩之物皆惡其近人欲遠去之也今人欲驅蠅者置竹枝藩牆間灑以酒漿俾之逐臭而往是亦詩人之意歟一章言王者當以樂易為心無信讒人之言二章言王終信之所以讒人為禍無有窮已交亂四國謂傳

播四方更是迭非亂之道也三章言構合我二人以見禍二人謂已被讒王聽讒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息列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莫淫泆亦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序雖不言思古而詩前二章言飲酒終始皆不失禮非治古之世不能也後三章言飲酒卒於亂蓋以刺時也作詩之體固不一而是詩備言酒之所戒武公之賢即此可見韓詩以為武公飲酒悔過

乃傳授之妄安有能為此言而有酒過況所陳皆君臣上下燕飲之事豈為已設哉序詩者發明幽王所以飲酒無度蓋由媒近小人之故是以上下胥傲沈湎淫泆一時老臣有如武公深規切諫辭旨丁寧尚不知悟則流三之禍豈可追哉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直籩豆有楚穀核戶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初筵初即席也左右賓客也秩秩有序也穀豆實核籩實也楚齊列也旅偕陳也和旨調美也孔偕齊一也鐘鼓言既設蓋大射不遷改懸樂也舉疇

言逸逸蓋獻醕貴於安徐也大侯既抗弓矢斯張者抗舉也前三日雖設其侯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將射司馬命張侯始脫束繫左下綱大侯張則弓矢亦張有其節也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者同比其耦也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獻猶奏也奏其發矢中的之功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者的質也祈求也射不中者罰以豐爵發矢之時皆曰我以此求爵汝也射義曰求中以辭爵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烝烈祖則此為大射明矣

籥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烝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雅古子孫其湛南答其湛曰樂

各奏爾能賓載手仇求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

時

籥管也秉籥而舞文舞也與笙鼓相應則樂和矣烝進也烝樂也和奏則言其樂烝烝則言其禮進以禮樂而樂有功烈之祖百禮無不備故謂之洽也壬任也謂任其事者林衆也謂衆為役者純一也嘏福也祭祀之禮既有壬以任其事又有衆為之役則神錫之福亦純一而不已至子孫猶獲湛樂之慶也於是祭畢與諸臣醕酢如賓客之禮各奏爾能皆奏祭畢能其事也仇耦也室人主人也朝則為君臣燕則為賓主臣既以手舉爵與君為

耦主人入而又酌以醕賓蓋用賓主之禮忘君臣之分也酒所以為養故謂之康爵亦以明醕酢之爵異於射之罰爵也君臣既飲康爵乃各獻其時物所謂以奏爾時也君臣相爾汝親之也與天保卷阿之意同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孚舍捨其坐遷屢舞僂僂仙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必毗是曰既醉不知其秩上二章既言古人飲酒始終皆不失禮此章乃極言今之飲酒未醉與既醉之狀以刺之謂今之飲酒始即席固亦温温而恭有足觀者奈其未醉則

威儀皆顧禮而反復無倦及其既醉則威儀皆幡幡而舉動不定舍其坐次遷徙不常屢舞無節僂僂輕舉視未醉之時則抑抑而謙下既醉之後則忸忸而媒媪此之謂為酒所困不復知有秩序矣賓既醉止載號載交女亂我籩豆屢舞起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尤側弁之俄屢舞僂僂素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此章專言飲酒及亂情狀如此載號載交謹譟多言也亂我籩豆參錯禮器也屢舞僂僂舉動不正也郵過也醉者自諱其過也側弁之俄冠既傾側俄然墮墜也至屢舞僂僂則舉動為樂不知止矣

於是戒飲酒者曰既祭而燕是謂飲福若醉而能  
 出則均受其福矣今醉而不出適所以戕伐其德  
 故飲酒甚善者以不失其令儀耳可不戒哉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  
 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泰怠匪言勿言匪由勿  
 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古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上章既戒以飲酒之令儀卒章又申戒不醉者當  
 自省謹謂凡今在燕飲酒有醉者有不醉者古人  
 飲酒所以立之監以察之佐之史以書之正為醉  
 者設耳今廢此職無以止其過既知彼醉者為不  
 善今反以不醉為恥何哉因戒不醉者勿用從醉

者語蓋彼既昏亂不與之語是使之不至甚慢也  
 然則欲其不至甚慢則聞其口出非所當道之言  
 勿與之交談聞其口道無所由來之事勿與之論  
 難以醉人之言事殊不可信謂未出角童首之童  
 羊為已出角之殺豈理也哉彼飲酒至三爵已不  
 識義理如此況敢又多飲乎此皆戒不醉者之言  
 也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  
 或立之監疑即執法也或佐之史疑即御史也是  
 詩五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一

變小雅

逸齋

魚藻早下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胡京將

不能以自樂洛下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凡思古之詩終篇皆陳古事惟下泉思明王賢伯

上二章刺時卒章乃有思古之言賓之初筵不言

思古而首二章陳古後三章刺時大田止言矜寡

不能自存桑扈止言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未嘗言

思古而二詩皆陳古事獨魚藻序言思古之武王

而其詩止言萬物失其性王將不能自樂之意與

衆篇特異先儒泥思古武王之說遂以是詩三章

為武王之事殊不知凡言思古皆序詩者發明作  
 詩之意其間有詩所不及者甚多未易悉舉竊意  
 序詩者謂周之鎬京武王始都之是時萬物皆遂  
 其性故武王居之則為可樂今幽王雖居鎬京而  
 萬物失其性幽王豈能獨樂哉故於詩人言所不  
 及者以思古武王一言發明詩人言外之意與孟  
 子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同何  
 以知其非武王之事以詩人之辭意而知之也

魚在在藻有頌符其首王在在鎬若豈在樂飲酒魚在  
 在藻有莘所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  
 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多乃其居

詩人以魚躍于淵為得性以魚在于沼為非樂今  
 言魚在在藻依于其蒲蓋水必淺涸然後魚在藻  
 間雖跳躑往來人皆以為魚之樂然此乃魚窘迫  
 之狀非其性也惟浮蕩小魚或弄水草以求口食  
 亦時焉而已至依于其蒲則窘又甚矣不敢動矣  
 前言在藻猶為在淺水之中已首尾俱露為人所  
 見後言依蒲則蒲生于岸姑依此以匿其形耳豈  
 非不得其所乎况頌大貌莘長貌首大而尾長乃  
 魚之瘠者水深而魚肥必頭小而尾短今猶可驗  
 也詩人非直謂魚之失性也蓋以魚譬民謂幽王  
 之民處於亂世其處迫恐懼亦若魚之在藻依蒲

也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綏之又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此王者之燕樂也今日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飲酒樂豈有那其居猶言王何在在鎬也王雖在鎬飲酒豈而又樂樂而又豈乃沈湎獨樂耳能安其居乎玩詩人之辭意以推見物理知其非武王之事也或曰詩人言萬物盛多既取魚麗故言萬物失性乃取魚藻以為舉魚一物之失性以見他物皆失性也意亦通然不若以魚譬民於義為長蓋人為萬物之靈言萬物失性則民可知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

直遙下同

不能錫命

以禮數角色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此詩之序有見微之說案史記褒姒不好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數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婦人至以烽火為戲自常人觀之以為事若甚微君子憂之以為後真有寇諸侯不信則將罹大禍及廢申后去太子宜曰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王舉烽火莫有至者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盡取周賂而去豈非大禍乎且無故而召諸侯可謂侮慢矣及其至也又不能錫命以禮故思古之王者所以待諸侯者無所不用其至未嘗忽於其微況敢數徵會而無信義



邪蓋深譏數舉烽火之事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舉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

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黻必沸弗檻商泉

言采其芹斤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弊鸞聲

嘒嘒呼載駟七君子所屆赤芾弗在股邪幅在

下彼交匪紆舒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

君子福祿申之維柞子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

見多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延左右亦是

率從汎汎劒揚舟弗纒力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

之樂只君子福祿膍戶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詩人以物為喻惟國風為多二雅則主於言政亦

時取物以見意是詩五章皆以物為比幾與國風

相似雖曰陳古事乃變雅之體也菽葉謂之藿案

公食之禮饗賓有鉶羹用牛則以藿芼之此物之

微而可用者也既欲其用可無器以貯之乎楚葵

謂之芹案醢人之職加豆之實以芹為菹則配以

兔醢此物之美而可貴者也既欲其美可無泉以

養之乎赤芾以蔽膝而其下又有行滕邪纏於脛

謂之邪幅左氏曰帶裳幅焉言其相副也枝葉蓬

蓬而盛由維柞之根本有以滋之楊舟汎汎而流

由紼綷以為纒有以繫之五章取五物雖各有其

義大槩皆言天子之於諸侯不可無錫命之禮也

一章采菽之喻謂將采菽以為芼必有筐筥方圓之器以貯之況王者之於諸侯可無禮以寵之乎今於其來朝既欲予之以車馬之富又欲予之以袞服之貴則所以寵之者甚至故其言有加而無已也二章采芹之喻謂將采芹以為蒞必有鬻沸涌出之泉以養之況天子之於諸侯可無澤以及之乎今於來朝視其旂則泠泠而飛動聽其車則嘈嘈而中節而其馬又或驂或駟而不亂則所以惠之者有素故其所屆有威儀之可觀也三章赤芾之喻謂赤芾之在股所以蔽其下而其下則有邪幅以副之不敢以有蔽而不自偏束也以況諸

侯雖蒙王者之蔽覆自能偏束來朝以交於上不致紆緩故天子喜之又欲予之也天子既予之故諸侯樂之以為天子之寵命是以福祿甲重於我也四章維柞之喻謂柞木之枝葉蓬蓬而盛必賴根本之壯以滋之故枝葉亦能為根本之助以況諸侯既被王者之澤以富彊其國故其力足以為殿於天子之邦以禦後患蓋諸侯附綴於天子誠如軍之有殿以其能禦患所以能同天子之福祿也諸侯同天子之福祿豈惟一已哉凡左右之臣皆平平而辨治亦是率從諸侯而受福祿也五章揚舟之喻謂以楊木而為舟汎汎於中流必得紼

絳以為纒而繫之故舟之涉險斯能無飄泊之憂  
 以況王者有信義以維持諸侯既可以無患而天  
 子又益庇之如葵之衛其足蓋天子為天下首諸  
 侯乃足也以其賴天子之庇所以受福祿之膾厚  
 也諸侯受福祿之厚豈止一端哉凡所以優游享  
 其逸樂者亦是福祿膾厚而至此也竊嘗謂君臣  
 交際之道貴乎兩盡也桑扈言彼交匪教上之交  
 乎下也采菽言彼交匪紓下之交乎上也上能  
 教則能接下矣故受福於天曰萬福來求受福  
 於天也下能匪紓則能謹度矣故受福於君曰天  
 所予受福於君也彼交匪教有天道下濟而光

之象彼交匪紓有地道卑而上行之象君臣同以  
 彼為稱猶君臣同以爾為稱也是詩五章皆比而  
 賦之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呼報讒佞骨肉相  
 怨故作是詩也

序言不親九族而詩指言兄弟蓋作此詩者其兄  
 弟乎夫天屬友愛所宜厚者而至於相怨則九族  
 可知矣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凡同稟血  
 氣於父祖上世者孔氏謂如骨肉之相附然則宗  
 族皆可謂之骨肉此其證也自古不親九族多因  
 讒佞之間如晉獻公信驪姬而去羣公子楚懷王

信上官而逐屈氏此其尤著者詩不顯言讒佞而序發之使此序不作於當時豈能知其故哉

駢駢

息角弓翻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徐遠矣

此章言兄弟親族不可相遠也駢馬赤黃色古人角弓多以朱漆飾之又彤弓亦言其赤也說者以駢為調利於訓詁不通且是詩言駢駢角弓翻其反矣謂弓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向弛之則外反既言翻其反矣謂其弛也乃以調利釋之可乎角弓雖外反乃角之性本然張而內向乃矯揉為之也故喻兄弟之相親當如弓然亦猶以唐棣之華反而不覆比兄弟之意同也在物猶能知反況

兄弟與昏姻皆不當相遠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倣矣

此章言上不能親睦則下必化之也爾指王也凡美詩爾其君親之也刺詩爾其君鄙之也謂王與兄弟親族相遠則民必皆然矣蓋上之所為是教民也下之所為必倣上也

此令兄弟綽綽

處若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羊

此章言民之化上惟不善者易動若其善者固不肯變也此令兄弟乃其善者也故王雖化之以薄自能寬裕相容惟不令兄弟則交相為病不復相容矣人情多然詩人之言信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三

此章言不善者之化上殆有甚焉謂民既喪其良心不知反己惟知望人故各據一方而相怨猶言各守一見各持一說不肯相體悉也既不相體悉故相讒相傾以取爵位無復遜讓至於六而後已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嗣宜餽據於如酌孔取此章言民既不知相遜則無復長幼之節其長且反聽於幼者是老馬反為駒也不顧其後乃戒者之言也謂幼者亦將老矣他日其如少者一之貪冒不遜如食物者宜知餽飽而不能止如

酒者但知多取而不知節安得不生疾患邪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此章言民既不遜矣王宜改過親親以化其薄俗今王方且又以薄化之如猱猱之跳跟又教之使升木也如塗泥之污穢又以塗附著之也微美也猷道也若王果有是善道以動化於上則小人相與連屬於下皆效王之所為矣

雨雪濛濛符見乃曰越消莫肯下遐遺惟式居婁

力驕雨雪浮浮見見曰流如蠻如髦莫我是用憂

此二章以雨雪喻人之讒佞以見見喻王之明察見日氣也雨雪雖濛濛而盛見日氣則盛者消矣

今王乃不肯以恩義下及九族而自居以驕慢且  
 屢為之而不知止是不能明察也彼讒佞何由而  
 去乎雨雪雖浮浮而積見日氣則積者流矣今王  
 骨肉相視如南蠻髦夷然謂無中國之禮義也豈  
 復能明察而去讒佞乎詩人之憂可勝道哉說者  
 謂髦西夷之別名牧誓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髦  
 與髦音義同是詩八章其二章三章四章賦也餘  
 皆比而賦之也

苑鬱下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丁諸侯  
 皆不欲朝直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終之以懷諸侯蓋王者之

於八者皆足以致諸侯之從違今幽王暴戾無親  
 而刑罰不中則於親親之道既失矣所謂刑罰不  
 中如廢申后逐太子其大者如此則小者為可知  
 故諸侯皆不欲朝謂王者之施於親者若此寡恩  
 則其暴戾之政豈復可親近曰不可朝事謂不可  
 親近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悼無自身焉俾予靖  
 之後予極焉有苑者柳不尚惕欺焉上帝甚蹈無自  
 祭側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苑茂木也尚庶幾也不敢斥王故託言上帝也蹈  
 動也且近也靖安也療病也極至也邁往也柳苑

然而茂可以庇下人豈不庶幾其可惕息也喻王者居勢位可以庇諸侯豈不庶幾其可朝事也以王甚暴戾變動不常如此我何敢自求日近何敢自取瘵病使我安以俟之冀其能改而後我將至王所故曰極我將往朝王故曰邁上二章諸侯同列相勉之言故曰俾予靖之下一章謂終不可朝事何為欲俟之故曰曷予靖之

有鳥高飛亦傅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傅臻皆至也前二章既以上帝斥王此章所謂彼人乃諸侯自指其同列也謂鳥之高飛猶可至於天而彼之為諸侯者以王者不可朝事其心茫然無所至乃鳥之不如甚言其不可親近也何為我尚欲安以俟之王者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不可望其能改矣此諸侯所以不復來朝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張民衣服不貳丈從七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扶見又古人也

小序言周人刺衣服無常蓋周室京師之人見中都衣服侈異故作是詩聖人刪詩特為潤色以為中都之風俗由長民者衣服不貳故見之於燕處

之間者皆常而不變易宜其民之化之其德之  
 無二三亦如其衣服之有常也今不復見矣此皆  
 聖人之遺言見之緇衣之篇誰謂詩序之可忽哉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禹民所望

說者謂都人也君子也古之長民者也士也女也  
 長民者所齊而成之者也竊以為不然凡中都之  
 人四方視以為風俗君子女則中都巨室之女也  
 於士言都人指其士之身也於女言君子指其女  
 之家也中都之士女不為侈異之習由長民者有  
 以率之於上也詩不及長民者特言士女耳然言

士及狐裘充耳言女及尹吉皆非貧賤者也此章  
 言都人之為士者黃衣狐裘為燕居之服而出言  
 則成文章所謂服先王之法服道先王之法言其  
 服與言既相稱故其行歸于京周萬民皆望其容  
 服不生慢易而為法也下三章皆言士女此章獨  
 言士蓋既言行歸于周萬民望之以為法則若女  
 則處君子之家不當言民望以為法則惡其褻也  
 此所以不及女歟  
 彼都人士臺笠立緇側撮七活彼君子女綢直留直如髮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悅  
 此章言中都巨室之士女容服儉素士則以扶須



之草為笠以緇布為冠古者以草笠為尊野服而始冠用緇布冠此皆幼賤之服而士服之其儉素可知也女則不為華靡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髻為高髻之類亦言其儉素也說者以綢直如髮為女子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頗為穿鑿且女子情性操行豈他人所能知下章卷髮如蠶髮則有旗則不能為說安有一詩三言髮而以一為比以二為賦可乎今我不得見此儉素之俗所以心之不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

兮我心苑於粉結

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而實其耳也說者讀古為姑謂尹氏姑氏也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杜預曰尹氏周之世卿也宣公三年鄭石癸曰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詩以韓姑為厲王之甥則姑氏周之舊姻也尹氏既為世卿姑氏既為舊姻皆望族也此章言士之冠有充耳雖加嚴飾而不越於禮為可貴女亦有禮法人見之不問而知其為尹氏姑氏之女也今我不得見所以我心苑屈而鬱結不舒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權下髮如蠶勅邁勅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深則厲以帶之長反之於腰有如厲也薑螯蟲尾  
未捷然似髮曲上卷然也此章言士則垂帶而能  
反之於腰女則理髮而能卷然不亂皆自斂飭之  
意今我不得見矣得見則從之往蓋思慕之至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餘我不見  
今云何盱喜俱矣  
旃言如旃之有旂也盱言張目而望也此章言士  
非垂帶如厲以帶之有餘也女非欲理髮如薑以  
髮之有旃也皆言本非好為容飾之意我今不得  
而見矣所以張目而望也是詩五章皆賦也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序言刺怨曠謂幽王之時征役之繁使民怨曠故  
刺之耳他詩為怨曠而作亦多矣皆明言刺其君  
或明言刺時此詩獨不言豈此詩作於當時不敢  
斥幽王歟說者遂生穿鑿謂婦人不當怨曠不能  
如汝墳之勉以正殷其雷之勸以義故刺之殊不  
知彼文王之時此幽王之時責婦人以文王之化  
而不刺幽王無以化之其可乎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自旦至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匊髮卷曰  
局采易得之菜終朝不能盈匊心不在焉思其夫  
故也婦人以夫久役不歸不事膏沐故髮曲而卷

不暇卹也俟其歸始當沐耳凡詩有薄言皆未足之意謂沐而又沐也與卒章意同

終朝采藍

盧

不盈一襜

尺

五日為期

六日不詹

占

藍可染青亦易得之物也衣蔽前曰襜終朝采之不盈一襜以思故也詹與瞻同五日所期之日也期逝不至故至六日猶不得見也

之子于狩

尺

言韋

亮

其弓之子于釣

弓

言綸之繩

之子指其夫婦人思而不得見因念及夫在家時往狩我則為納弓於韋往釣我則為治綸為繩言其樂而相助也

其釣維何

防

及鱖

紋

維鮒及鱖

薄言觀者

婦人既思及漁獵因謂使其夫且歸復為魚釣之樂所得何物當有鮒鱖之美而大果得此魚則當觀之又觀言樂而無已也是詩四章上二章與也下二章賦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

古報

下同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

伯之職焉

詩所言皆宣王命召伯營謝邑之事豈南國之人在幽王時勞苦故思召伯而為此詩乎序言不能膏潤天下亦推廣而言之謂當時之卿皆能如召伯營謝說以使民則天下皆被其澤矣

芃芃

蒲

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

力

報之

芄芄長茂貌悠悠遠行貌召伯穆公也宣王將以申伯邑于謝先使召伯往營之召伯能知民之勞有以勞之如陰雨之膏黍苗言民之說之如苗之長也

我任

壬

我輦

力

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

曷

卜

云歸哉

任謂負任者輦謂輓輦者車謂將車者牛謂牽傍牛者此言召伯之遇役夫有以得其懽心皆欣然從役其南行之事既已集辦不復久役遂命之以何不即歸蓋猶言何不也此其所以悅歟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徒言徒行者御言御車者五百人為旅五千五百

人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召伯天子之卿視君故言師旅也申言行事集

何不歸處此言召伯勞民不厭於重複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肅肅嚴正之貌謝功謝邑之功也召伯營治謝邑而征行之師烈烈威武所以能定申伯之宅所謂

成之者如此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召伯往營謝邑度其原隰之宜則土田治矣道其水泉之利則溝洫治矣此所以能定申伯之宅而申伯方面之體增重足以鎮

三五十三  
撫南服而宣王無南顧之憂所以王心載寧也始  
終陳宣王之事以刺幽王之不然是詩五章一章  
興也餘皆賦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

小人得志而在位則君子勇退而在野此消長之  
理也詩人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與無將大車悔  
將小人之意同惡小人而悔將之好君子而喜事  
之此好惡之公也作是詩者其賢矣乎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既見君子其樂同洛下如何隰  
桑有阿其葉有沃鳥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

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交

下濕曰隰詩人常配山以言之隰謂山下積水之  
地阿則隰之旁也有阿謂阿之所有也桑在阿故  
色常潤君子在野雖退而窮處常自得其樂猶桑  
在阿其葉難然而盛沃然而澤幽然而密此乃人  
不知而不愠真君子人也故詩人思得見之其樂  
當如何謂其心樂君子之德音膠固而不可解所  
謂思盡心以事之者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章謂我之愛君子出於誠心而君子遠在於野  
不可以告語我既不能遠告君子以心之所好所

以藏其愛於中未知何日可忘也與終不可諉今之意同是詩四章其一章二章三章比而賦之卒章賦也

白華

花下

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

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干之作是詩也

他詩皆刺幽王此詩獨刺幽后說者以為誤非也詩人謂幽王所以黜妻屏子皆由褒姒之故使褒姒無嫉妬之行能輔佐君子不至是也詩人刺幽后蓋箴砭其病源也病源弗除則下國之人化其無道以妾為妻以孽代宗幽王豈能治之乎此白

華所為作也

白華管

姦

今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白華一名野管謂可漚以為管詩人嘗以比孝子白華管兮喻申后宜為后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蓋茅之為用惟以藉物謂用在物下也詩曰白茅包之又曰白茅純束包與束亦猶藉也白茅束兮喻褒姒當在下為人所用不當上僭也之子指幽王我指申后也謂幽王黜申后而遠之使之失位而獨處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英英雲貌白雲天地之氣覆露菅茅潤澤不偏天

步言天運也不猶言不如也謂天運艱難故幽王

偏寵褒姒而棄申后是雲之不如也

符彪池北流浸子鳩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池水漉然而流雖為微小猶可激之北流以浸漑

稻田何以王者恩澤之大乃不能施及配耦而黜

之此詩人所以悲嘯而歌有傷懷抱碩人指申后

也念彼申后有碩大之德而見黜也衛莊姜失位

詩人亦以碩人目之亦此意也

樵徂焦彼桑薪東烘于熤市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可以蠶豈宜為薪今樵者已薪之叩我也謂我

以桑薪烘于熤竈以充庭燎喻申后有碩大之德

而見黜猶以桑為薪也詩人以碩人見黜之故所

以心憂而勞也熤熤竈也謂無釜之竈用以然火

照物者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懞懞七視我邁邁

此章戒幽王勿謂縱褒姒為不善而人不知也譬

之鼓鍾于宮中可謂幽深之地而聲則聞于外我

念王所為常懞懞而不安王乃視我邁邁然踈遠

曾不顧我何哉

有鶯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章言幽王不分淑慝禿鶯性貪濁鶴性高潔二

物皆以魚為食今鶯在魚梁鶴在山林是鶯得所

寺前專長二十一

通志堂

而鶴失所也鷺喻衰妣鶴喻申后幽王養鷺而棄鶴詩人所以心勞而憂不已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鴛鴦匹鳥也鳥之雌雄猶得並棲于梁各戢其左

翼以相依於內今王乃棄申后曾禽鳥之不如由

王惑於嬖妾喪其良心所以不一其德衛風男女

相棄詩人亦以二三其德責男子與此同意

有扁邊顯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疾禮都兮

扁卑貌乘石也疾病也扁然之石當履之以乘車

喻衰妣止可以為嬖妾今王乃以為后是以卑人

為主也王既以妾為后所以遠黜申后使我憂之

至於病也是詩八章皆比而賦之也

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於鳩食嗣下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說者謂是詩乃微臣從大臣出使於外而大臣不

卹其勞者也考詩三章或言我勞如何或言豈敢

憚行信其為道路所作夫貴而忘賤大不卹小可

謂無仁心矣此亂之道也故曰刺亂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縣蠻黃鳥止于丘隅

豈敢憚徒旦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

後車謂之載之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



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黃鳥即栗留也。縣蠻小鳥貌。或曰聲也。於聲言縣蠻亦鳥之方。雞故聽其聲。縣蠻細弱不可辨。蓋黃鳥之尚小者。未能高飛。升於喬木。則其聲縣蠻或止息于丘之阿曲。或止息于丘之一隅。或止息于丘之傍側。喻微賤之臣。未能自致高位。故依附大臣。以出使。故一章言道之云。遠無如勞。何二章言非敢憚行也。恐遲緩不能疾走耳。三章言非敢憚行。恐困躓不能至耳。趨疾行也。極至也。國語曰。齊朝駕而夕極于魯。使大臣肯用仁心。不忘微賤。則必能飲食以濟其飢渴。教誨以接其言語。命後車

以載之。以免其勞苦之患矣。大學斷章取止于丘隅之意義。在知其所止耳。或者牽合為說。非善學詩者。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瓠故戶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老饗於氣許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頽弁之刺。幽王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之刺。幽王謂媒近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者。乃棄而不用耳。說者曰。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

三月亨人掌外內饗之爨左氏曰餼牽竭矣謂牲可牽行餼是已殺由是言之則幽王於同姓及賓客之禮皆廢矣

幡幡孚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

首炮白燔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

之炙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之有兔斯首燔之炮

之君子有酒酌言醕周之

幡幡葉貌亨謂熟之也鮮者毛炮之乾者燔之柔者炙之治兔之宜也炮謂炮於火下燔謂燔之火上炙謂以物貫而舉之故炕火曰炙炕舉也燔近火炙遠火也亨瓠葉為飲酒之菹治兔首為飲酒

之殺物之至微薄者也君子謂古之王者與同姓賓客燕飲必先酌而嘗其旨否然後主人則酌以獻賓賓則酌以酢主人主人又酌以醕賓其獻醕交錯禮文至縟也而所用之物若是其至微薄何哉蓋幽王廢禮故甚言其薄者以愧之未必皆然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漸漸土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

乃命將率類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序戎狄叛之槩言之也此詩以荆舒不至之故征役者久病於外詩人記士卒遠行深入蠻夷之地山川之阻風雨所困戰伐未休疾疫相仍故曰久

病也荆謂楚也舒即舒鳩舒鄴舒庸舒龍謂之羣舒以地言之皆在周東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直矣漸漸之石維其卒律矣山川悠遠曷其没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漸漸山石廉利高峻貌武人將帥也没盡也言士卒從將帥東征所歷之路山石廉利高峻攀援陟降人馬俱病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山川重複勞苦之極何有窮盡且憂將帥不得朝于京師不得出此險阻憂已而不忘將帥厚之至也

有豕白蹄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沱徒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蹄蹄也烝衆也畢星也離歷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東南之豕四蹄多白天氣鬱蒸則衆豕涉波此雨之候見于地也畢為陰雨之星月離畢星則雨此雨之候見于天也士卒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故見雨之候又憂將帥亦窘陰雨不遑及他也與上二章之意同是詩三章皆賦也

茗條下之華花下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下則戎狄交侵征伐不息上則天降饑饉民卒流  
亡周室不可為矣故詩人閔之而已

苔之華芸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苔之華其

葉青青子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苔陵苔也華將落則黃芸者黃之甚也青青則華

盡落獨有葉耳以凋落之苔華比周室衰微之極

雖未亡猶亡也憂而至於傷生不如死之愈人情

至此所謂其民困也

牂子羊墳扶首三星在留柳人可以食鮮息可以飽

羊牡曰羴羊牝曰牂墳大也三星心星也留寡婦

之笥也牂羊而墳其首瘠之甚也三星之光在留

以夜而漁也牝羊能生育人所愛惜且瘠而首大

此豈忍充庖廚而今食之矣寡婦無助不可以夜

出今以無食之故賴三星之光而施捕魚之笥此

二者皆為饑饉所迫不得已之甚也雖然羊也魚

也亦姑可以為食耳豈可望飽乎蓋非穀粟不飽

也是詩三章上二章皆比而賦之卒章賦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佩叛用

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此詩所刺主意在視民如禽獸之一語蓋當衰微

之時外則四夷見侵內則中國叛去果能用兵以

救亂亦豈得已哉惟其無不忍人之心輕用其民

征伐既久士卒凋耗又驅市人而戰無有得免者  
所謂何人不將何人不矜是也豈非視民如禽獸  
乎此君子所以憂周室之將亡也說者曰文王視  
民如傷周之所以興幽王視民如禽獸周之所以  
亡可不監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古頑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草至秋則色變而為黃至冬則黃者又變而為玄  
矣玄黑腐也此以興征役之久也何日不行謂自  
草之生而至黃而且黑猶未息也何人不將謂何  
人不相從而行也何人不矜謂何人不無妻而矜

也經營四方謂征伐非一方也哀我征夫獨為匪  
民謂幽王視役夫不以為民而不知愛也

匪兕徐履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芄薄紅

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板之車行彼周道

率循也曠空也芄毛尾長貌棧車士車也說者以  
為役車蓋不得其說也此二章兕虎有狐之喻謂  
王既視民如禽獸則視士亦然兕虎當在曠野今  
我民非兕虎而使循曠野而行狐當在幽草今我  
士非狐而使循幽草而行故詩人既哀征役之夫  
朝夕奔走不暇又念為士而乘棧車者亦被驅而  
往行彼周道之中失其所也孟子曰無故而戮民



